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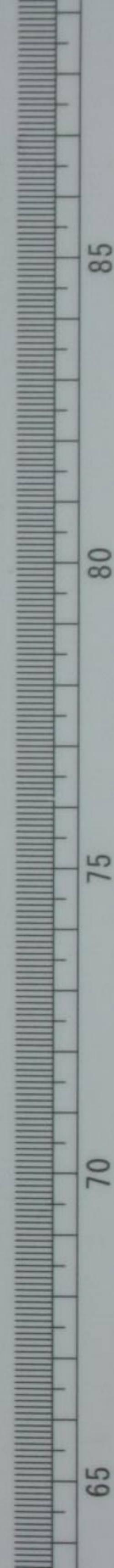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初編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



文庫11
A 1695
1

明治十年六月新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忠
心
讀
士

日本圖書

近世偉人傳
各官川總成
蒲生重章著

之書

明治十年七月

伊地知正治書



近世偉人傳序

蒲生子聞將刻其所著近世偉人傳屬余一言。余諾而未果。會西陲變起。羽檄旁午。電報荐至。我輩散官。雖不預聞機務。然治亂所係。痛心焦慮。殆廢筆硯。以故委之麓底。三閱月。頃子聞又馳書督責。乃一讀卒業。為之敘白。甚矣哉人心之趨於澆薄也。苟不起而救之。

近世偉人傳序 蒲生氏

南豐曰西
陸之變本
不與歐學
相關此篇
乃傳會巧
詆真得老
獄吏之手
段矣蓋自
蘇家文法
來

名教墜地。不知其所底止。蓋近日論者。此醉
歐學。不辨我國體為何物。僅讀蟹字數卷。輒
肆然放言。舉古人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者。一概非之。甚則大賢如韓公。亦斥為匹夫
之諒。一犬吠虛。萬口附和。風氣所移。施及四
隅。或聞麇城黨亂者。學校諸生居多。夫學校
何地。諸生何人。所讀何書。所業何事。乃敢執

南豐曰平
野粟屋諸
子。皇家
之忠臣而
舊政府之
亂民也。蓋
欲盡心于
皇家者。勢
不可不顛
覆舊政府
特共謀未
遂而斃耳
至若防長

干戈以抗王師。不復知人間有義理名分也。
此編所載。多論孝子義僕貞婦烈女。如渡邊
平野粟屋諸子。或陷囹圄。或觸刀鋸。皆出於
慷慨悲憤。憂國愛君之餘。未嘗有好亂犯上
者。設令亂人夙聞其風。則或將有所少誠。懔
焉。往時幕府執權。人趨阿諛。伴蒿溪著畸人
傳。有取於隱逸高蹈之士。所以諷世也。今子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三
三
補注

素傑之士
 率嘗以亂
 賊獲罪舊
 政府矣今
 則儼立
 朝廷功烈
 著乎時由
 是言之亂
 賊亦可以
 為忠良忠
 良亦可以
 為亂賊人
 事之變豈
 有窮極乎
 哉

闡歷舉近世人物。尤稱揚忠孝節義之美。其
 所以維持名教者。可謂至矣。嗚呼。昔為元勳。
 今為首逆。流芳遺臭。并集一身。世有其人。恨
 不使其早死。藉手於能文如子闡者。以列姓
 名偉人傳中。余讀此編。慨然大息者久之。
 明治十年六月。雪江關思敬書

雪江關思敬書



多
 儀
 前
 生
 川

近世偉人傳

一筆寺講平也

四

浦正氏

善一生法

明治十年七月

伊地知正治書



夫之協明母必學空法
如辨子平一生志
夫之大白知

夫之協明母必學空法
如辨子平一生志
夫之大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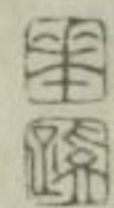
五

近世佳人物

是齋

清生氏

青天白日
花渡宮



近世佳人物
夏辛

六
清生氏

此是乃其被至
 文直提掾紀七
 守孝曹流頌間風
 月閣叢函光獨德
 君 純之邪 好題



蒲生子閣小傳

子閣名重章。蒲生氏。號精菴。又網亭。又蠖屈潛夫。幼
 字意贊。越後村松人。今為東京人。幼喪怙恃。零丁孤
 苦。為伯父所鞠。比弱冠。負笈東游。周旋諸名流間。強
 學力行。殆十年矣。藩主聞之。召至。將有所用。忤執政
 旨。得罪被放。竄乃賦古詩一篇見志。有俯仰我曾無
 所愧。青天白日放歌行。句。歷游諸州。歸下帷于東京
 麴坊。自號青天白日樓主人。生徒常數十人。以國事
 得嫌疑於幕府者。往々匿于其塾。戊辰夏。徵官醫學
 館。累遷至少史。今官吏局。性情雅澹。襟懷怡曠。絕不

露圭角。然當義侃然不屈。詩文率意拈出。不假彫繪。而時有傑構。

明治九年八月。撰于熱海浴舍南樓。薩南成齋重野安繹。

右舊雨社文話中之一則。錄以代小傳。

受業 東京 蓮見鉞之助

上毛 杜岡文平 同校

近世偉人傳自序

蓋自古倣儻非常之士。不遇於世。則往々網羅國家遺事。以傳後世。後世讀其書。欽其人。如觀景星鳳凰。豈不盛哉。余之不肖。何敢望之。然而其所志。則有慕焉。是以毋論忠誠義烈。至異行竒蹟之人。苟有所見。聞則紀之。若夫有偉功於中興維新之際。磊々軒天地者。非吾輩鯁生之所專任。然以嘗承乏於史局。頗得縱觀天祿石渠之藏。因欲悉紀之。而在官不久。不能果也。今傳紀之脫稿者。僅々二十七篇。子弟輩鈔錄為二卷。將鈔諸梓。問題名。余乃名之曰近世偉人

近世偉人傳

自序

八

浦田氏

南豐曰真
然真然

傳。嗚乎。余也不遇。不自揆。敢欽古人。欲網羅遺事。而傳諸後世。寧不招世之嗤笑。然幸得託偉人傳。名於後世。比世之僥倖。躁進。冒昧。勢利。死而無聞者。或有別焉。抑傳中有不可必稱偉人者。然司馬遷作滑稽傳。若優孟。搖頭而歌。優旃。臨檻疾呼。皆論之。以為偉。且偉即奇也。今余所紀奇行奇事。其人雖或汙也。豈不可比之二優乎。遂書其所以名以為序。

明治十年。強圉。赤奮若。驚蟄節。撰于青天白日樓。南窓。蟻屈潛夫。

重野成齋曰。馬遷之傳。伯夷。屈平。李廣。諸人。皆假

以寫自家之抑鬱。數奇。子闇偉人傳。蓋擬之者。而此文即可當馬遷自序。

坂谷朗廬曰。古人云。假他人杯酒。澆自己磊砢。如偉人傳。蓋蒲生先生之杯酒也哉。

元田南豐曰。借前言往行。以作濟時之策論。文辭已高。志意又存忠厚。善諷。子亦偉人矣哉。

龜谷省軒曰。其事既偉矣。其文安得不偉。岡田后得曰。秦觀云。司馬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

客滑稽。倭幸之類。猶屑々焉。稱其所長。子闇兄作偉人傳。亦甚多愛。雖不可必稱偉人者。才有一言

一行之可取。則屑々焉為立傳。而文辭却自雄偉。人々皆成真偉人。甚矣人之有須於文士之筆也。吁。

郁々之文。諄々之戒。是編刻成。則吾將置一木案上。以作座右銘。

受業 赤尾孝謹題

吾網亭先生之於偉人傳。既顯微闡幽。而又諷世戒人。其史筆之為功也偉矣。蓋所謂具三長者也耶。

受業 平佐濂謹題

紀偉人之言行。乃所以鼓舞小子後生。先生之導人亦偉矣哉。

受業 森山勝謹題

近世偉人傳例言

一是編就吾網亭先生文集中。鈔係近世人物偉行奇蹟者。其意所主專在警人諷世。若夫文章則已有本集在。將俟他日而刻之。

一本集紀傳多隨感而作。故年代前後錯雜。體裁不一。今亦存其真。不拘次序。

一編中諸作係于廢藩以前者多矣。故藩名地名皆由舊稱。今不復改焉。

一傳末或著其作時之年月。可見其所際之時事。故從原稿錄存之。

一先生作文常倦々乎世道人心。是編雖僅々冊子。其持論之正確。立志之悲壯。豈特一場談。欄云乎哉。

一近世人士多溺於空詩浮文。先生夙專志史學。不尚浮華。其於微顯闡幽。蓋亦有微意存焉云。

明治九年秋桂花月。

東京

受業長岡

皞謹識



近世偉人傳目錄

上卷

蒲生君平傳

據水戸杉山氏雜記

平山行藏傳

據松岡萬所藏行狀

平野國臣傳

據履歷書

粟屋良臣傳

同上

長尾重威傳

同上

渡邊登傳

同上

賴三樹八郎傳

山陽遺稿行狀八郎作三郎

狂々先生傳

因循先生傳

守山順成傳

半牧方士傳

據義子桓二郎手記行狀

冲剛助增井熊大傳

據履歷書

下卷

横山正太郎傳

據太政官日誌

月性傳

據履歷書

月照傳

同上

大久保親春傳

同上

浮田一蕙傳

同上

齋藤三平傳

據其子某手記

浦野望東傳

據履歷書

文鳳女史傳

據一齋撰墓碑并口碑

花蹊女史傳

川瀨太宰傳

據履歷書

大鹽平八郎傳

據二藤精義雜錄

駒井躋庵傳

據履歷書

御堀耕助傳

同上

義僕萬助傳

據坊間寫本

書估宿瘤傳

右通計二十八人

土卷

近世偉人傳目錄



近世偉人傳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著

蒲生君平傳

蒲生君平名秀實字君臧君平其一字稱伊三郎下野字都宮人其先出自會津參議蒲生氏鄉初氏鄉有庶子稱帶刀及蒲生氏徙字都宮帶刀食秩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為妾有身會蒲生氏復封於會津帶刀從之留妾外家生男妾父母不忍遠遣之於會津佯稱女子鞠于福田氏因冒其姓為字都宮編戶之民帶刀玄孫曰正榮有五子君平其末男也幼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上

蒲生氏

地南曰英
雄木領

而穎悟。一旦聽祖母語其家系慨然發憤誓欲興祖
先之名聲自復氏蒲生折節讀書不事生產嘗寓于
下野鹿沼鈴木石橋家會歲暮掃煤塵舉家匆忙而
君平不在索之遍乎堂室厨廁而弗得見屋上君平
端坐閱書如始不知其忙者衆升屋引下之君平悠
然手不釋卷既長益好讀書史然不甚研究章句特
通忠孝大義景仰千古英雄豪傑而已常慨然謂其
友曰吾生也晚矣前之弗能出大化大賢之世而遇
大職冠淡海二先公相業之盛後之弗能際天慶天
正之亂而觀秀鄉氏鄉兩先君將略之雄今昇平二

地南曰文
字瑰麗

百年矣草莽布衣何所施設顯多著書以裨補於世
道人心庶幾乎不忝為名族之苗裔矣其患天下蒼
生疲乎姦臣俗吏也乃作革弊賦役諸篇號曰今書
其患制度律令之不復古也乃作職官神祇姓族等
志其患山陵之荒廢而不修也乃作山陵志其患夷
醜之跋扈而不之攘也乃作不恤緯嘗上山陵不恤
緯二書於幕府有司謂其皆非布衣所宜言却之且
議處之重法會一鉅儒為權貴所重者辯解其無他
得免焉君平自此不復言號默齋以自警益專力
著述顏其讀書之齋曰修靜曰此吾之所以修身而

近世... 卷之七... 補... 補...

成名也。常自以關東布衣稱。終身不筮仕。晚娶紅葉山伶人多氏女。無子。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歿于江戶。僑居。享年四十六。其疾革也。自作修靜菴大人墓碑銘。文極恠竒。而其三寶之說。皆愛君憂國之正言也。君平為人真率。不修邊幅。故人多輕之。嘗聞仙臺林子平有竒士之名。訪之。行裝敝惡。窻如一野人。子平心鄙之。曰。咄。野翁不能自修。而何能弗禮君平。亦忿曰。吁。山澤腐儒。何自尊大至此耶。迺去。平素忠孝慷慨之氣。發乎肝肺。不能自抑。過嘗航佐渡。拜順德帝陵。見其荒蕪頽廢。而悲泣。欲告之。鈴水

南豐曰使
當時公卿
聞此語則
豈得無報
然乎

地南曰九
單稱扇則
團扇也腰
扇則曰榻

石橋直歸。路遇一川暴漲。乃解衣厲之。直走行。不覺其為裸體也。行路皆指而笑之。大竹與五者自京師來說。人朝廷近者。贈役小角神變大菩薩之號。君平聞輒泣曰。歷世天皇山陵荒蕪。且有未上謚號者矣。而如彼小角。則異端左道之徒。何賜追號為。號哭展轉殆墜地。嘗路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不堪忿々。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迺去。又途見朋友之雙。輒欲報。為人所扼。讐得間而逃。在下野古河。夏夜與客飲酒酣。君平起之。廁聚蚊如雷。君平揮廁中團扇。拂臀驅之。不知其染不潔也。既而聞談及楠公事。一人曰。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一 蒲生氏村

扇便扇以
分之

公之死早矣。不念全生扶持王室。乃潔已售名。豈得為真忠臣哉。座客皆雷同。君平不能平。卒出廁。揮團扇而辯駁。一座異其臭甚。掩鼻而作。行酒者指君平所揮團扇曰。是廁中物也。視之。染不潔。而座上杯盤。君平衣袴。亦皆莫不污。座客惘然。君平至性。居祖母喪。盡哀骨立。

善諷子曰。嗚乎。君平死已五十有七年矣。而皇室龍興。大政維新。恩洎枯骨。榮蒙雲仍。賜三口之月糧。旌表其里門。褒辭曰。草莽一介之身。慨乎綱紀之衰弛。名分之紊壞。然時之不可為。專力著述。以尊崇

朝廷。補裨世教。聞其風興起者。不訛九原之下。有知其感泣。果如何哉。而一生軼軻。不得志之恨。亦可以銷焉。嗚乎。積善之報。其盛哉。明治三年庚午春正月。屬稿于東京飯田坊魚板橋西尚綱亭中。于時。瑞香一盆盛開。錦紫爛然。清香薰然。

武富北南曰。世稱君平與高山。彥九郎。林子平。為三奇人。其流似相同。而所主各不同。唯君平學識獨長。故保身亦獨善。其著述之有補於世。亦愈於夫二子矣。今作之傳。寔為千歲不刊之文。精庵盟臺。為其同氏。而如其系屬。不少概見。豈以疏族無

可涉筆耶。然其有斯文。自愈於他姓之人也。遠矣。元田南豐曰。君平有詩云。忠義楠河內。英雄柴筑前。二公孰可學。伏劍問蒼天。英雄慕英雄。子闇作此傳。亦在于此。

又曰。尊氏罪惡固可數矣。然當國家無事之日。擁蔽人主。擅弄威福。以貽禍宗社人民者。其罪未必減尊氏。蓋亦君平之所數也。

平山行藏傳

行藏名潛。字子龍。號兵原。姓平山氏。行藏其通稱也。其先某伊賀人。天正中。本能寺之變。東照公避難。徑于伊賀。某率土人為鄉導。遂皆仕焉。後世稱之伊賀衆云。祖梅翁。父勝壽。皆以劍技名時。母宇都宮氏亦賢。教行藏頗嚴。故行藏年十四五。已善屬文。用刀。寬政癸丑。選入昌平黌。丙辰。任普請役。非其志也。謝病去職。遂絕意仕進。益勵精讀書。夜不就卧。床。凭几。假寐焉耳。禮樂刑政。農桑水利。無不悉講究。而最留意於兵法。故家藏和漢兵書。至一千八十餘部。而城壘

朗廬曰古之人古之人不可及哉

近世韋人傳

卷之十一

五

翁生

胡盛曰瑛
事及有趣

戰地器械之圖亦至四百二十有餘為人豪邁常佩
長刀杖鍔椎躡草鞋而行街上小兒輩一見皆曰咄
行藏來走避之嘗定武藝為十八般終日講究之以
授生徒各因其才故生徒亦皆各有一長技而忱慨
勵精不陷乎遊惰行藏常晝講武術夜講兵書兵學
武術自成一家著書數百卷而其尤致思者兵原文
稿二十六卷唐宋臆斷九卷孫子折衷十三卷海防
問答五卷文化四年丁卯春三月魯人鹵掠蝦夷殺
我戍卒行藏聞之忱慨扼腕不自堪乃建策上書請
身先衆軍致死於北海者兩次而不報時論惜之其

又曰昭
然犀

書有言曰陳亮曰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豈
非知言乎若諉言於不傷人不殺民而姑息以自處
則輕侮我者豈唯魯西亞而已哉四方夷賊朶頤於
我者接武而起矣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加旃我
邦州牧侯伯輕侮幕府之意自此而生至其所極將
有不可言者焉蓋勢之所必至也不可不慎其機于
此矣人以為卓見性貴儉素惡奢靡至炊脫粟米漬
鹽水食之年垂七十雖隆冬未嘗重襲熟衣蓋以矯
卑平士風之懦也一生不近粉黛故雖老顏如渥丹
氣力不衰日講十八般武術是以手掌堅硬能丸弄

又曰非常
之人必有
非常之事

近世韋人傳
卷之二
韋人傳
韋人傳

粟子帶殼者。文政十一年戊子冬十二月十四日病歿。年七十。不娶。故無子。養門人隆富者為嗣云。

善諷子曰。吾嘗借兵原草廬。圖於松岡古道觀之。滿堂皆書笈。與兵器耳。兵原朱顏白髮。端坐其中。似有

朗廬日論
贊中有此
等之事尤
大生色

深思者。又讀其上書。至其曰我邇州牧侯伯輕侮

幕府之意。自此而生。乃投卷而嘆曰。嗚乎。兵原之思深矣哉。五十年後事如預見之者。若使兵原生于今。

其憤激感念果如何哉。城下之盟。既屢尋。侯伯之兵亦將動天下之事。不忍復言也。孟子曰。猶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蓄。終身不得。然則今而用兵

原其人。則猶可。是余與古道所以汲々傳兵原事也。

慶應紀元乙丑秋八月。屬稿于江戶麴坊寓居青天白日樓中。

小野湖山曰。平山兵原。書估宿瘤。義僕萬助。三奇人傳。皆成於感慨憤悶之餘。文勢雄健。筆鋒銳利。

使人驚嘆敬服。僕喜讀此等文。反覆數回。而不厭也。不知今日都門。可出示此等文者。有幾人歟。吁。

辛未元旦。閱於梅花深處。又曰。三傳皆妙。僕尤服平山子傳。蓋其人品。使其

文品。有高下歟。是恐作者所不自知。翌二日夜。於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一
六
蒲生氏
筆

朗廬曰辛
昔可想

投海國臣大驚命棹夫援之月照既死隆盛乃獲既而藩主流隆盛于大島國臣又變姓名稱宮崎司入京師又潛有所謀當此之時幕府閣老間部某搜索唱尊攘之士甚嚴國臣乃至子備中偽為商賈奔寓于長門馬關往來于南筑東肥間以糾合義故辛酉歲復入薩著尊攘英斷錄及培覆論以上之其義取於培王室而覆幕府也島津和泉覽而大嘉之國臣入薩者前後既已四矣始得達其志云島津和泉之將入京也國臣潛詣山關上書曰陪臣某謹奏觀方今天下之形勢內憂外患併至鳳闕之危々於累

又曰一篇
憤氣足醒
後世人目

卯臣等竊唱尊攘大義有年於茲矣而義徒寥寥無復有強援故遷延未舉事也而幕威日猖獗近者聞命和學者某案廢帝之舊典其無忌憚一至于此是以天下之義士扼腕憤激欲鳴其罪也沛然如水之赴壑矣今適島津和泉在浪華義徒踴躍從之是千歲之一時難得之機會也時乎時豈可失哉臣謹獻三策陛下幸擇焉一曰今島津和泉在浪華宜速下詔拔華城火彗城屠條城和泉親率一隊入京掃除幕吏解粟田宮之幽囚而奉鳳駕於華城然後陛下號令於天下六師東下以函嶺為行宮問罪於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論生大祥

幕府幕府若悔過謝罪則視官削祿班之諸族若逆命抗順則討伐是隨是為上策二曰待和泉至伏水乃詔召之一掃在京之幕吏解粟田宮之幽閉拔條城以擄之號令於天下而徵募義徒取華城而大駕臨之乃問幕府之罪是為中策三曰方和泉上京之日會議于陽明氏而掃蕩幕吏解粟田宮之幽閉拔條城以擄之張皇威募義兵拔華城而問幕府之罪是為下策此三策斷而行之則其成功也必矣當此之時黑田齊博將覲于幕府次于播州大倉谷齊博者和泉之從王父也或曰齊博將見和泉沮其義舉

明慶曰義氣勃々也人

國臣乃拉薩人伊牟田尚平俱詣大倉谷陳說義徒振起之狀以勸之勤王齊博聞之大驚稱疾遽歸會薩藩逮捕尚平併收國臣去以嚮尚平犯亡命禁也薩藩致國臣於黑田氏齊博不問其亡命之罪釋縛給衣服善視之曰歸藩則將與汝俱大謀義舉既抵馬関又縛之歸藩囚之一室蓋恐同盟奪之途中偽姑釋之也文久三年癸亥春皇威頗振諸唱尊攘獲罪者多遭赦國臣亦在赦中又上京八月出仕學習院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舉兵於大和朝廷遣國臣往鎮撫之然忠光既開兵釁勢不可中止也國臣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一

論主氏

胡廬曰何人不垂淚
又曰舉一遺事應首為結妙

乃歸京。則時局又一變。義徒四散。幕吏又大索國臣。國臣乃走。但州糾合義故。詣長門說澤公。宣嘉奉之。遂舉兵于但州。生野。遙為忠光聲援。以大鼓舞天下。義士之氣。既而忠光兵破。幕兵四通。宣嘉南走。國臣為豐岡藩兵所獲。繫于京獄。明年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十九日。輦下兵燹起。而為幕吏所殺。時年三十有九。初。國臣之入薩。而上書也。島津氏臨其去。贖金十圓。國臣乃抵南。筑購石燈。以建高山。秀九郎之墓。上云。

善諷子曰。嗚乎。若與國臣同時。經艱楚西鄉公。生逢

遭於郅隆之世。陞高位。居顯職。則向艱楚瀕死之苦。亦可以償焉。而如國臣月照。或斃于姦鋒之下。或與汨羅之鬼為友。豈不哀哉。抑苦節之士。生際今日之郅隆。而猶沈淪乎泥塗者。亦不勝數。而當時國臣諸子之所愧齒者。往往取貴顯。其是亦有不可以已者歟。明治四年辛未秋七月。屬稿于青天白日樓茉莉蕙蘭傳香處。

坂谷朗廬曰。苦節如平野子。亦古今之所罕。讀其傳。想其志。實不勝慷慨。抑亦彼一時。此一時。方今尊王愛國之道。果何在焉。不可不深慮熟講也。

卷之十一
善諷子傳
善諷子傳

川田甕江曰。慷慨激烈。近古少比。今讀三策。生氣凜々。使人毛髮森然上豎。

岡田后得曰。此傳宜與月照傳參看。叙事詳畧。彼此對照。方知其妙。贊語無限悲憤。筆底有淚。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粟屋良臣傳

粟屋良臣者。膳所藩士也。初名達道。稱良之助。父彦右衛門元岩。國人仕膳所藩。生二子。長即良臣。次稱鼎三郎。良臣跛躄。而不能繼家。以鼎三為嗣。良臣少慷慨有氣。年甫二十。遊京師。學於長州儒生岡村箕齋。稱熊癸亥秋。輦下之變。箕齋慨然揮淚曰。天下之事。已至此。吾焉可鬱々久留于此乎。吾今將歸藩。良臣將欲與俱。謀之其父彦右。彦右曰。我與鼎三。盡忠於吾藩。足矣。汝處士也。宜從師。急臨危棄之不義也。良臣乃從箕齋入長門。主清水清太郎家。當此之時。

坂谷朗處
曰有此父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上 十一 清生氏

三條某某等七卿在長門三田尻其從士杉本拙藏者頗好學。箕齋一日訪之。良臣從焉。門者叱良臣出門曰。他邦人不許留門內。良臣慨然謂門者曰。吾諱墳墓而來。此竊欽慕侯之義聲也。苟抱勤王之志者。非乃皆侯之徒也。取吾意侯必能遇我。不圖擯斥之。至于此言畢。淚潛々下。即將自刃。箕齋百方慰諭而止。及亡命人復籍之命出。彥右贈書以召良臣。良臣答曰。大人往日教兒以從師之為義。兒今猶銘諸肺腑。且大人不見當今之世態乎。松平容保為京師守護職。恃寵擅權。為天下義士之所怒。天下義士將鳴

鼓而攻之。是豈兒歸鄉之日哉。長侯慶封聞而嘉其志。延見之。慰諭而令歸。且以銀二十枚贖之。清太郎亦贈一僕一槍云。良臣之歸藩也。藩以補釁記錄。而良臣以屢切直言事被黜。又奔京師。甲子夏。幕吏襲三條客舍。捕諸藩有志士。大阪市中喧傳。將有事於長郎。良臣大驚。走抵長郎。告急。門者拒而不容。良臣憤激。欲直往長門。買舟西下。會箕齋受藩命上京。乃從之。當是時。真水保臣等帥兵據山崎。良臣踴躍投其營。義徒既數上書朝廷。訴長侯之冤不報。因皆憤然議曰。不決壅蔽。朝旨難回。乃將擊會津邸。衆悶。

良臣之跋躐也。欲置之軍後。良臣大叫曰：大丈夫既已決死，何敢居軍後？衆壯之。七月十九日，良臣與衆俱持上書，請鷹司公邸幕兵奄至。良臣繫跼，猶能健闘，遂死。邸外時年二十有四。後長侯建清水清太祠，以良臣配祠焉。

善諷子曰：吾作良臣傳，蓋撫時變慨然者久之。嗚乎！當良臣諸子之時，人々皆慷慨尚名節，猶如東漢之俗及開化說起，人々講功利，士風靡然，萎恭猶如西晉之清談放蕩，憂世者其亦可不鑒哉！明治四年辛未秋九月，撰于尚綱亭東軒。于時楓葉曝錦，鞠花散

金燦然乎几案間。

坂谷朗廬曰：鋒銛四射，可謂文善摸其人。

川田甕江曰：以開化說比西晉清談，奇論即確論也。愚亦竊慨歎云。

岡田后得曰：摹寫變者，似從平原君傳得來。贊語僅々五十字，即一篇時勢論。其憤世嫉邪之思，可以比賈長沙矣。

長尾重威傳

長尾重威者。福岡藩士也。字子固。稱正兵衛。號友山。其先出自下後村上天皇皇子某。幼而穎悟。從島某學射。一日藩主閱藩士射。重威年甫八歲。上場射。十發十中。藩主大賞之。同儕妬之。欲因事困辱之。重威察其機。直歸家。竊磨刀。母詰之。答曰。兒不徒受人辱。將以是從事。母大驚。奪刀戒諭而才止。九歲聽師講項羽紀。慕其豪邁。頗廢習字讀書。既長而悟其非。折節復學。遂以善書博學聞。慶應紀元。藩主欲補要職。召之。稱疾辭。當此之時。幕吏弄威福。如雷霆鬼神。重

朗廬曰其銳可想

又曰善學羽

威憤之。常慷慨扼腕。思効力於王室。與月形弘伊丹重遠等相議。又嘗嘆正學之不興。著書曰。天下之事。不過一治一亂。治亂之由。不出乎人心明闇。明闇之本。全出于斯學盛衰邪正矣。彼欲下一事一節格之。正之者。如隻手塞江河。真惑哉。近世綱紀壞廢。人心狂亂。相欺相誣。財竭食乏。當此危急之際。議此等事。如最迂遠者。然他日有明君良相。欲建中興之業。風俗衰敗如此。實無一人可議事任事者。偶有所舉。則大率偷祿固位。欺世誣人之徒也。不然。其是非見識。錯亂。或妬害如婢婦。怯懦如處女。或諂諛佞媚如鬼狐。

又曰痛快

近世章傳
卷之七
長尾重威傳

南豐曰講
明正學教
育人才實
為濟時之
急務但吾
未知友山
所謂正學
者果為何
物耳

至無可與共事者。然則講明正學教育人才莫急於
是時矣。是秋羅吏議而廢錮。三年丁卯遭赦。明治三
年夏藩主賞其羅冤枉不渝節。賜月糧二十苞。又嘗
召重威與重遠。賜宴慰籍之。重威養病不復出戶。一
日夢得句云舟衝香霧溯桃源。因自知死期迫。晏然
囑後事。厥明如眠而終。享齡七十歲。實明治五年壬
申十月六日也。重威為人長身高顴。眉目秀爽。人一
見知其非凡人。事父母孝。善教子弟。居常慷慨。極口
罵鎌倉室町諸將軍。而激獎南朝諸臣。其祭菊池氏
五百回忌辰詩。及征西將軍古戰場山隈原懷古長

朗廬曰雖
不誦其詩
其風骨可
想也

句皆悲壯淋漓。忠義之氣溢紙上。是以其所薰陶。門
生加藤德成。月形詳。伊藤勝益。森通寧。安田勝從。小
金丸種美。山内信進。毛利元常等。皆拮据勤王事。罹
禍云。
善諷子曰。嗚乎社鼠城狐。何代無之。善哉重威之言
也。妬害如婢婦。怯懦如處女。佞媚如鬼狐。此真古今
之通患也。而世方尚刑名功利。漸鮮講正學者矣。悲
夫。

坂谷朗廬曰。人則似黨錮傳中之士。文則似史公
之聲息。

岡田后得曰。長尾氏論學書。正確明快。真是時病對症之藥。惜世無用此藥者也。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Small marginal notes on the right page]

南豐曰學
儒不如學
畫古今同
概

渡邊登者。田原藩士。生長于江戸半藏門外邸。名定靜。字子安。一字伯登。號華山。又寓繪堂。又全樂堂。登其通稱也。登俸微。不能奉養父母。賣畫以給焉。恒嘆曰。一日不作畫。增一日之窮。不唯身窮而已。上虧於二親之奉養。下致乎弟妻之飢寒。故余之於畫。猶農之於耕。漁之於網。不得已也。初登欲為儒。從同藩鷹見爽鳩學。一日友人高橋文平來謂登曰。子欲為儒。誠善志也。然子今貧甚矣。夜卧無衾。為儒迂矣。不如學畫以救急。爽鳩亦慙。登從之。摹寫古畫。又從谷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繪堂

文晁而問畫法。家貧不能多給好紙。母日以錢十六孔若二十四孔買美濃紙。以與之耳。然登天性敏乎畫學之無幾。而其巧妙過人。于時年才十五六矣。及長。畫益精妙。世以大金索之。登好作墨竹。題詩曰。鄙老畫蘭不畫土。有為者必有。不為醉來寫竹似蘆葉。不作鷗波無節枝。壬辰夏。晉年寄格。加祿百石。別給二十石。癸巳至田原。巡視封內及沿海諸島。竊憂海防。乃畫海外各國船圖及旗章。以與沿海戍吏。既而歸江戶。又與鷹野長英小関三英等講究西洋事情。遂著鴟舌或問慎機論夢物語諸書。以譏諷時事。觸

幕府忌諱。己亥夏。下獄。至冬十二月。送田原幽之。時論寃之。登由此益恐。思咏國詩曰。古里津美天。世遠壽美加末能。希武太幾波。己加太幾添布。薪那里計里。終毫無怨色。天保十二年辛丑。冬十月辛卯。自及而歿。遺書于其子。立曰。雖餓死。勿仕二君。慎事祖母。汝之母。不幸人也。宜盡孝。汝之父。罪人也。當不得建墓碑。因自書不忠不孝。渡邊登。享年四十有九。登為人肥大。長面豐頤。而其量頗宏。於物無所甚愛。唯愛書籍畫軸。聚藏書數百部。畫數百軸。晚皆獻之。其主或謂登曰。子積年窮困。而所聚今悉獻之。豈不惜哉。

益少遺之子孫登笑曰此余之所以大惜也子孫若不愛之或賣或鬻若愛之則亦當如余而聚且此書畫長藏于藩庫子孫若欲見之當借之主君孰與其付之子孫而散亂或服其宏量云

善諷子曰余觀渡邊登言行可謂至忠至孝矣而至其自盡則自書不忠不孝渡邊登者何蓋激也夫士為國家憂慮著書而一為群小所中則至忠至孝反為不忠不孝而孰能不激哉嗚乎世徒知其畫之為妙而或不知其壯節如此也余故作渡邊登傳

川田甕江曰華山一代奇士才識超凡恨生非其

時嫌疑獲罪殞命劍鋒余讀此傳不覺流涕長大息

元田南豐曰伯登真有為之士也而當時幕府不唯不能用又從而罪之豈不亦可深惜乎抑伯登雖吞恨以死然其名節議論為之益著于世而精神之寓筆墨者千歲可以不朽矣則伯登亦少自慰于九原耳要之士之得失榮辱固不可以目前而決也

賴三樹八郎傳

賴三樹八郎。山陽賴先生第三子。名醇。字子春。三樹八郎。其通稱。幼而喪父。為母所教育。年十七。遊浪華。儒後藤松蔭門。歲癸卯。遊江戶。入昌平黌。丙午春。遊水戶。遂游奧羽。越松前而歸。常慨然欲繼父志。曾抱竒憂。自號古狂生。癸丑夏。墨利堅使節來品港。要互市。海內騷然。諸侯伯多貯貲糧。物價頓貴。三樹八郎謂西京仰食四方。一旦邊釁開。海陸運輸之路絕。則輦轂之下。億兆之生靈。必至飢餓。不可不預貯粟也。乃與同志有力者相謀。將貯粟二三萬石。適為幕府

姦吏所沮。遂不果。當此時。上方銳意攘夷。而幕府不躄。叡慮因下詔源齊昭。於是乎四方勤王之士。竊謀其事。三樹八郎與梁川星巖。梅田源次郎等共謀。屢說粟田口親王。及三條內府等。幕府姦吏惡之。收三樹八郎等。送江戶。鞠之。不屈。姦吏誣以變士而謀國事。輕侮幕府之罪。遂刑之。實己未冬十月七日也。年三十五。臨刑賦詩。有風雨他年苔石上。誰題日本古狂生之句。一時膾炙人口。君子以為不愧為山陽先生之子。善諷子曰。予與子春之兄支峯交善。支峯亦夙抱竒

憂好飲酒而慷慨時々說子春事余因知其為人又讀松浦多氣四郎所刻子春一日百詩而知其詞鋒類父嗚乎吾雖不見子春猶見子春也悲夫

鷺津教堂曰此際事實人々所聞有少異同且據確證記之不然吾兄在史官其所筆天下後世所取信可不慎哉

今藤悔堂曰僕亦與賴支峯善支峯每語及子春未嘗不悲泣子春本卓犖之人有用之才惜年少未更事謂慷慨扼腕可以濟事遂掛吏議而中殞當時如子春之不幸者不可勝數自此一變以成

今日放蕩無氣節之俗猶東漢名節變而為西晉清談撫世變一慨然

又曰子春得此傳長不朽宜寫一本寄示支峯儻有軼事請更補入

岡鹿門曰子春東遊淹滯我藩數月余時十四五嘗見子春于一醫生之處磊魁竒偉一見知其為不凡人惜當時童牝不能吐一竒語敲其一斑又曰粟田口當時稱青蓮院宮子春為親王黥竄建白草稿內有恢復大業在此時云々語幕吏舉之詰問子春語塞云々因藩正牆薰所說如此

岡田后得曰。子春等既被刑。瘞于骨原。後有旨。改葬幕府麾下士松岡萬聞之。詣瘞處。乞其骨一片。以歸。遂建分骨墓碑云。子春既得此佳傳。又得知已如萬者。則亦可以瞑矣。

狂々先生傳

余辱先生忘年交久矣。常服其狷介而懇切。非令世之人。欲為立一傳。然先生為人謙讓。未嘗誇說其履歷。故莫得而知焉。頃者得其門生飯田加藤信敏所作畧傳。頗詳其履歷。乃點竄補綴。作此傳。

狂々先生果何人也。見其所自號。可以知矣。先生久住於江戸。交道頗廣。平素不修邊幅。必以真率接人。人一見乃服焉。性狂戇。直憂國之念極篤。往年洋夷之事起。勞心焦思。不能頃刻忘之。至癸甲以後。孳孳汲汲。拋擲百事。冒涉危難。常結托於有志之士。或

南堂日記
得奇

朗廬曰
說

奔走於當路之門。欲竭心力以報國家。故勸藩主。以直言強諫之義。數矣而不省。當福山侍從執政。因其臣某獻守禦之議。當秀根中將執政。因其臣某獻內外處置之畧。或危言以聳動之。有一友人咎其不擇久妄發。先生答之曰。時情迫切。豈暇擇之耶。平生與藤田東湖翁最善。因以其志達於景山老族。自族家事以及國家內外事。無不指陳。又與梁川星巖翁善。議論相資。郵筒往復。因欲獻言於天朝。友人又規以出位之罪。先生曰。是納約自牖之義也。且國家之有外寇。猶父母之係激疾。苟欲求救之之道。區々罪

朗廬曰
通可也
往可也
辱則不可
受此辱一
受余未知

譴復何顧之。癸丑之秋。讀幕府諭列藩之令。慨嘆數日。偶客有自浦賀至者。談及邊事。相共號泣。乃作詩贈之云。房山相山何巖崑。海關之險天所設。况是國家法令嚴。侯伯東西兵營列。近聞諸夷事航海。巨艦三桅影出没。增兵增戍勞廟謨。期使瀛海妖氛滅。今年癸丑六月初。何物黠虜稱使節。寬待懇諭不聽。踰險過關尤唐突。利誘威却一函書。虜情強傲我情屈。千古金甌玷缺生。此辱後來誰能雪。吾友長藏性豪達。曾拋牙籌懷投筆。機權自慕絃高計。勢節細講孫武術。一聞虜來怒髮豎。重聞虜去目眦裂。千里南

東世錄

卷之七

七

浦三九卒

雪之期

朗盧日葵

習心骨才

可医

遊世傳人傳 卷之十

遊何所為。南中情事太詳悉。吏情將弱軍勢弛。山秃水窮民力竭。欺人自欺無不為。示弱納侮計最失。此身可廢言可用。直擬獻策叩天闕。天闕高深不可攀。彷徨向空書咄咄。歸來蕭然來過我。只見言語帶哀咽。嗚呼噫嘻一時之權可奈何。使人大息痛恨今年夏六月。所謂一時之權。即用令中語也。長藏二本松人。姓中島。號黃山。亦忱慨奇傑之士云。丁巳之冬。大學頭林某奉幕命使皇京。先生曰。是猶可庶幾之時乎。乃又作詩送之云。安政第四年。丁巳十二月。林君奉幕命。嚴程使京闕。奉使非常職。其事定機

又曰名話

又曰扼腕可想

密竊聞道路言。奏決制虜策。此言若果信。志士誰可默。嗟哉今時勢。六馬而朽索。彼虜窺窬久。出之以狡黠。廟議漫紛紜。因循歸姑息。談笑愚楚王。張儀果何者。相率拜夷虜。倫檜皆可殺。神風久不起。大道殆否塞。自非大本立。安得免窘蹙。往者癸甲際。失著人共惜。時乎不再來。更張期今日。取斷仰宸衷。定衆在一決。待君反命辭。頓使海內肅。奮起忠義氣。一洗宴安毒。以明膺懲義。以議戰守略。皇威可以宣國辱。可以雪。可以伐虜。謀可以盡。臣職所關如此大。君其可不勗。卷也雖駕罷。三世在門末。微忠擬獻芥。君

遊世傳人傳 卷之十 三十一 蒲生氏村

請怒狂直。林某與左右讀之，憮然。先生每誦杜子美
 避人焚諫艸句，云：人臣之義當如此。故前後上書獻
 言，不一留其稿。然觀於前二詩，可以見其概畧。其他
 詩諷世者，不遑枚舉。及戊午之獄起，天下名士被逮
 捕者甚多，不論事之曲直虛實，咸暴慘刻，實不可言。
 其在西，如梁川星巖、梅田雲濱、賴三樹。其在東，如藤
 森弘庵、日下部伊三次、勝野豐作，皆先生所親善。故
 諸友皆為先生危之。而先生猶自奔走盡力，欲為數
 子雪其寃。遂因此得罪於其藩，竄逐不得住府下。先
 生於是乎有信越之行。然人皆怖幕威，恐其係累，故

即廬曰人
 臣憂國宜
 如是

到處落魄，不得久留。既藩又誘致之，罪以時評不容
 易禁錮於其國。吏卒監護如囚獄。先生作詩述懷，絕
 無怨憤之色。而憂國志益切。吏卒或語以東西變，故
 則默而不答。仰屋長歎。然先生素溫厚，其議論與世
 之過激粗暴之徒不同。故聞其或謀殺夷人，或欲集
 黨舉兵等事，則又歎曰：粗謀淺慮，徒自禍耳。何補國
 家其志一在於整藩治正幕政，宣揚皇威，以扞禦外
 寇。始終確乎無變移也。吏卒初恐其脫走，監護極嚴。
 後見其無怨憤之色，皆頗親服。或有竊送美酒良藥，
 乞詩書者。先生雖為其藩被罪，然當幕府慘法時，得

明齋曰立
脚正直萬
事得其宜

脫深冤苦楚者蓋以其平生有誠直之實而無一點
自營之私也先生系出于參議小野公中古以來以
故國地名橫山為氏近者復本姓小野故天下之士
多稱橫山先生不知其姓為小野也名卷字懷之一
字舒公晚又更名長愿字侗翁湖山及狂々之號終
始用之云

又曰可汗
輕薄子之
肯

善諷子曰先生年過半白猶強健善飲酒賦詩憂世
而不已其交遊貴官富人滿都下無日無佳招而殊
憚余之狂愚自乖世也數辱見訪每驩然對酌談及
天下之事未嘗不慷慨悲憤也今得詳其履歷益服

其孤忠至誠故特表之如其嘗擢徵士任權辦事立
朝顛末錄在史局故不復著

信敏原稿曰余遊其門殆三年故知之頗悉矣而
信敏傳先生在先生禁錮中故又曰余欲一赴其
國候起居不幸丁外艱繼又係沈疴自料不得復
與先生相面也故略作其傳若他日先生得宥赦
余亦得復常而再相面則可出以乞正且以供一
笑耳余反覆讀之想見其人品蓋其篤厚懇切雖
出乎先生之薰陶抑亦天性也觀其料其生前不
得復相面為作畧傳其至誠悲惻使人涕也余既

全錄畧傳。又惜其用心事之湮滅。故附記于茲。
坂谷朗廬曰。先生忠義大節。為詩名之所蔽。以其
謙讓不誇也。余嘗惜之。今得此傳。不勝快。又感厚
於故舊也。

川田甕江曰。余與狂々先生交有年。欲為作一傳
以贈焉。今覽此文。我所欲道。皆已道之。即我所不
能道。亦能道之。此可以作一篇壽藏碑讀。

小野湖山曰。昔者山陽翁將刻詩集。得篠崎小竹
序。喜曰。使子成重於九鼎大呂也。余於此篇亦云。
其感喜何堪。

元田南豐曰。先生以狂々自號。豈謂狂之甚乎。然
觀其慷慨憂國。議論依名節。悉合君子之正。則先
生決不狂也。顧世之士大夫。冒昧勢利。廉耻掃地。
甚至欺人諂世。而意氣揚々。如自以為文武智勇
青雲之士者。徃々有之。自先生視之。則其人殆不
免乎狂矣。故余將為先生解。狂々之義曰。上狂狂
之也。下狂言世人多狂態也。蓋先生以不狂。而狂
世人之狂矣。

因循先生傳

先生名利真。稱金次郎。後更弘作。杉浦氏。江戸人。為人温厚。老乎世故。白髮皤然。常好奇計。與壯士俠客交游。而論天下之事。最長於揣摩縱橫術。是以人有紛難事。則問策於先生。先生乃不擇貴賤。必盡心力焉。余嘗買宅不足於財。造平生親交謀之。無為出力者。先生乃憤然出金若干以助之。而無德色。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先生豈其人歟。然先生謀事多因循。故人或罵曰。因循先生。余為作歌以解之。贈先生歌曰。先生謀事雖

北南曰二
句一篇之
要旨為人
温厚而好
奇計殊奇

因循事成。豈復尤。因循羸暴。誤事世不少。先生因循。歟。時臻休道。白頭無成事。從來早成。非大器。方今天下事如麻。揣摩縱橫。暗勞思。壯士俠客常敲門。悲歌慷慨。倒青樽。罵為因循。都不省。奇功。只要不食言。先生大節。我已識。小々俗事。亦善測。往々為人解紛難。默々低眉。無德色。義氣俠骨。高於山。不惜為國。微軀捐世上。艱苦甘於飴。鍊磨心腸。五十年。因循。因循。君勿口。因循。歟。機是老手。泰山崩前。色不變。先生心膽大於斗。先生視而笑曰。善矣哉。盡我也。因自號。因循先生。先生方水戸景山老公之時。奔走周旋。盡力乎

國家事。因賜俸若干。及水戶藩廢。為茨城縣少屬。遂為其貫屬。

善諷子曰。余與先生交已二十年所矣。未嘗見其勃然之色也。古之有膽量者。史稱其喜怒不形於色。而先生有喜則笑容可掬也。而怒則否。此其所以老乎。世故耶。抑天性寬恕而然耶。吾聞之燕田光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先生豈所謂神勇之人耶。吾深服之。

武富把南曰。元雋杰之人。世不易多得。而平交間。率多藐視。不省錄其善。使其終埋沒可惜也。苟用意於此。雖爾汝之侶。每有可服可嘉之事。隨即紀之。傳之。亦學文者所宜為也。古人樂道人之善。如斯傳。可謂寔獲古人之心者也。

川田甕江曰。首尾數句。舉要畧叙。中間插入長歌。用韻語。以詳寫其為人。何等巧手。

守山順成傳

守山順成。初名猪三郎。浪華人也。年十八。慨然自奮。曰。吾不幸。生商賈家。商賈。賤業也。大丈夫豈可齷齪爭錐刀利哉。乃來江戶。不齎一錢。無處寄身。因為鹽坊。匠家丹野某僕。是時。余亦寄寓某家。某日。省病家。猪三郎擔藥籠而從之。病家與酒錢。則懷以歸。每夜買酒肴。獻余曰。願先生飲之。為僕講書。且縱談古今事。余為講語。孟或說和漢古今事。猪三郎聽之。到深更。不少倦。如此者有日。志益勵。偷閑讀書。尤好易。有疑義。則質余。無幾。學大進。作詩文。皆可觀。而於易尤

有得焉。歲壬戌。余住下谷。猪三郎自作士裝。佩雙刀。來謁曰。僕之不肖。亦因先生之教。幸得知斯道之尊。請先生名字。僕以為終身之戒。余乃名之曰滾。字之曰如斯。通稱之曰順成。號之曰活水。且曰。異日作之說。以發其義。順成再拜曰。僕既屢聞先生講語。孟畧知其義。何復煩先生作說。僕但觀源泉之滾々如斯者。矻々讀書。以順天地之理。則何志之不成。之有果有成。則是先生之賜也。乃開業本庄。賣卜自給。歲癸亥。余將下帷。翹坊使順成卜之。吉。遂下帷教授。生徒稍進。乞治者亦衆。因得不仰祿米而食矣。順成既開

業講讀益力。兩目生翳。療之不愈。遂失一目。因復寓
 余塾。學軒岐之術二年。有所得。開業于西郭鷺森村。
 旁教授村童。而乞藥者日盈門。丙寅秋。米價騰貴。斗
 米直一圓。江戸窮人皆建幟。大書困窮連。連猶黨也。
 造諸侯及富商門。乞賑恤。府下騷然。順成聞之。使門
 人負麥二斗贈余。曰。粟米貴於玉。恐先生匱食。故敢
 以饋。自今每月為恒例。余謝其篤志。又指几邊盆石
 菖。賦詩示順成。曰。鬱々石菖蒲。生石只飲水。几邊一
 閑人。身世正相似。順成笑曰。先生復作骯髒言乎。然
 先生非久貧者。僕請試筮之。乃筮之。遇需。曰。需須也。

地南日韻
 語學盲史

人長則須生也。而志亨也。故曰。需干酒食。貞吉。先生
 過三十五六歲。則貨食有餘。贏乎。又筮仕。吉。曰。先生
 口訥而行峻。不能媚權貴。恐不利。出仕其慎。勿仕。余
 異其言。丁卯夏四月。順成患疫。招余。至則舌卷不能
 言。瞪目視余。々灌藥。口噤而不下。是夕歿。蓋僻村乏
 良工。劇症失下之所致也。余為之哭而慟。曰。余門生
 前後數十人。而順成終始謹事。自今而後。復有如順
 成者哉。順成有至性。嘗省老母。以金若干為壽。順成
 還江戸。老母報之。以生薑一苞。順成每食。未嘗不泣
 拜。有黽勉國事者。與財善視之。故草莽慷慨之士。慕

南豐曰視
夫政而不
言猶之可
也視稅政
而贊成之
天下將如
之何此輩
學術雖優
固不足貴
吾共左祖
于順成耳

風來見常慨然語諸生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忠孝也。苟人缺忠孝大義。則非人也。吾不欲與此輩交。嘗遊一老儒門。後憤其人視幕府失政。而不一言請削門籍。又裂其所書。天地有正氣。幅曰。唉。腐儒不知正氣之為何物。讀書萬卷。乃不若一武夫。掘織部乎。織部者。與幕府權姦抗論而死者也。其慷慨尚氣節。益如此。戊辰夏。余蒙鎮臺府徵。顧思順成言曰。順成勤王憂國之士也。余之蒙恩命。固其所喜。而嘗戒勿出仕者。謂仕幕府及諸侯耳。輒奉檄趨徵。後累選為少史。賜祿百三十石。乃又思順成泣曰。年過三十五。

六則貨食有餘。贏之占中矣。使順成猶在其欣躍果如何哉。丹野某亦篤厚人。今為太政官主記。屢訪余語及順成事。則嘆惜不已。順成娶農家女生二男。皆尚幼。

善諷子曰。昔者楊雄沈默耽著述。人皆笑之。而獨族葩終始謹事之。嗚乎。順成亦我候葩也。而今既亡矣。夫誰為我解嘲者。噫。明治四年春二月。屬稿于東京魚板橋西玲瓏齋中。

川田甕江曰。有斯師。乃有斯弟子。此篇雖曰順成傳。我必謂之蒲生氏傳。

元田南豐曰。精菴先生。學主忠孝。心存憂國。故其門多慷慨氣節之士。若順成者。蓋其一人耳。先生特哀順成早死。不能有成其志。而作是傳。以深致痛惜之意。豈亦自有所感耶。至其文辭。曲折紆餘。一唱三嘆。可與退之祭十二郎文並讀。

岡鹿門曰。序實際事。愈出愈實。惻々動人。古人云。詩尚實際。文亦然。

半牧方士傳

半牧方士者。越後三條人也。名椒。字其馨。村山氏稱秀一郎。初名通。字仲宣。號荷汀。而半牧方士。其後年所號也。幼而穎悟。年甫六歲。誦小倉百首。長而猶介沈毅。不妄交人。負笈西游。與藤本鐵石山中靜逸諸子交善。文久癸亥秋。藤本鐵石松本奎堂等。奉中山公忠光。舉勤王義兵。事不就而死。方士時在播磨。聞變。走入京師。命門人筒井某護送。鋏石妻於備前。當是時。幕吏搜索義徒甚急。方士復走播磨。潛匿焉。甲子夏。遂去播磨。變姓名。與筒井某俱經間道歸越。

朗廬曰。同類聲氣。豈得不合。

又曰。鐵石得友。

世傳
卷之七
三十一
清生民

後東西歷遊。凡二十年矣。方士既歸鄉。與小柳春堤、鴨松溪等交結。論尊攘大義。嘗抄藤田、東湖、吉田、松陰遺文。而上梓。領同志。以鼓舞義氣。余亦得其書一本。戊辰春。王師破賊于伏水。東北騷擾。方士慮北越亦將為戰地也。乃與小柳春堤、鴨松溪、星野藤兵等謀。預畫平定策。上之北越鎮撫總督高倉公。五月。官軍奪米山壘。進取柏寄賊營。賊將走加茂。長岡城亦破。賊軍連不利。於是賊疑方士等告北地情狀於官軍也。先捕松溪春堤下獄。時霖潦過度。信濃川將決。方士避水。在片口村松尾某家。適得春堤等被逮捕。

明廬曰知
名義者宜
為法

明廬曰近
日士人往
々々名義
曾一画士

之報。同松尾某。遁匿內山村。近藤某家。某避兵燹。搬運家具于山中。遣方士守之。會方士弟某來。告賊兵物色急而去。當是時。東自巢門山。西至雲浦壘。壁相接。礮聲如雷。日夜不已。賊勢復甚熾矣。而鄉里訛傳。松溪春堤既被斷頭。方士慨然曰。與其受縲絏辱而死。賊手不若自盡。以潔身。即作遺書。托後事於兄弟。且賦國詩二首。悠然自裁。時年四十四。後經一月。東京鎮臺府徵書至。兄弟為之痛惜焉。己巳冬。太政官賜褒辭曰。村山秀一郎。以艸莽一介之身。夙抱勤王之志。接天下有志之徒。將搃報國之忠。忱戊辰春上。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三十一
清生民

也。不及何

明廬曰簡
澹古潔自
來史公論贊

書鎮撫總督告北越之情狀。方王師進入之時。為賊所制。歷卒自盡。為特可憫恤。因賜養子恒次郎。終身月糧三人口。

善諷子曰。方士畫工也。其畫品高古。如其為人。其畫世多傳之者。故不復著。特著其大節。亦方士之志也哉。

余得方士書藤本鐵石畫稿小品一篇。亦可以見其志。因付錄于斯。

藤本鍊石翁所臨摹沈芥舟畫冊十幀。原本浪華灰屋某收藏。十六幀摹本。今欠其六。筒井香山受

之於翁。珍襲裝潢既成。請余題言。且語曰。或者觀此。以其不似原本輕焉。余曰。此蓋稿本也。故其烘染處。勾葉處。皆省畧焉。翁常與余論畫。曰。位置。邱壑。或可以意移。筆墨之靈活。何假之他耶。此本筆墨不失翁之為翁。何其不似原本之病。且香山之珍襲。此本意別有在焉。乃為題一絕。還之。沈公邱壑鐵公筆。二美合并把玩間。此本別存真賞處。丹心一片濟時艱。

小野湖山曰。半牧之畫。余數觀之。其為人之奇。亦略聞之。而其忠慨之節。凜然如此。得此文始知之。

甚矣文之不可已也。且不稱其畫，稱其大節，直是半牧子之知己矣。此文半牧子可以瞑也。岡田后得曰：方士與松溪善，松溪有才學，與余同里人交善，而余不知方士。然因其友以知其為人，又讀此傳，想見其義烈凜々，有生氣，筆與其人並足千古。

此傳以...

朗廬曰其事不負其號

又曰小富鄭公

沖剛介增井熊太傳

沖剛介者，鳥取藩士也。名銓，號天外。狂夫為人精悍能辯，嘗奉藩主書使幕府，閣老板倉防州，面陳書中餘意，反覆論辯，防州作答書以付之。剛介歸至濱松，自意答書可疑，乃析封見之，果與其所口授異。輒再如江戶出其書而詰難防州，愧赧不能答，乃面改作答書以示剛介。剛介受讀一過，然後封之，持歸。元治甲子秋八月，京師蹀血之變，幕府將起征長之師，於是乎藩論紛然，勤王翼霸，分黨相軋。剛介素主勤王，一日與同藩同志增井熊太相議曰：監察某首巖兩

朗廬曰明
白正大尊
王之口未
乾已為反
賊者可愧
死

端陰排正議彼而不除則恐害於公家而大事去矣
乃連署投書於執政荒尾某曰臣某等伏惟欲解幕
府嫌疑而嫌疑益甚者我鳥取藩是也二三年來以
尊王攘夷之正議一新闔藩耳目矣而至今忽欲變
之以解嫌疑亦已誤矣明主豈不識哉而近日姑息
之政令相續而出無他佞臣惑之也臣等不堪忠憤
誅除佞臣某然不告而除君側之姦者春秋書為叛
臣等固不欲受叛名故先告而後誅之也伏冀執事
幸察焉熊太名一貫字子忠號北洋年十八東遊江
戶學劍於齋藤彌九郎彌九郎之門生徒常數百人

南豐曰從
容就死此
為男兒
朗廬曰雙
收即奇技

而熊太技出等輩已與剛介投書於執政元治元年
秋九月五日乘夜與俱龍殺監察某自訴待罪是月
十一日賜死二人聞命神色不變陽々如平常徐賦
絕命詞自割腹以死時年二十二二人適同年亦可
謂奇矣熊太雖武人乎略涉史書其就囚也遺書父
母曰忠孝難兩全自古然兒今一死報國侍養不終
幸勿罪不孝副以歌二首聞者莫不垂淚云
善諷子曰忠臣義士不忍坐視國家之傾覆乃除君
側之姦亦不得已之舉也嗚乎如沖增井二子豈可
以刺客目之耶其忠憤義烈後之為臣子者其亦可

卷之五

以為法矣。

元田南豐曰。斬姦之事。不可以訓。然其志則出忠君愛國之至誠。與以私怨賊殺人。大異。賜之死。無太酷乎。

坂谷朗廬曰。當時尊王勢焰薰灼海內。如二子亦其翺々者。何得起之。今日警醒世之忘大義名令者。

西瀛太林出善集已與備介姓書館錄題云

010190530227

48-13340

